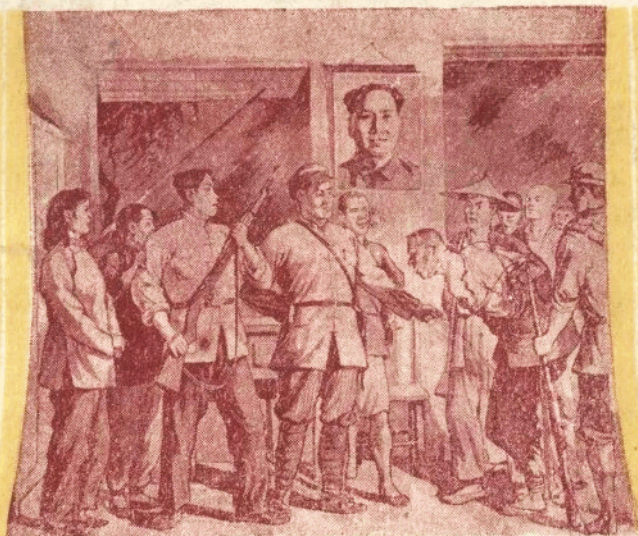


通俗文藝小叢書



一支七九槍

獨幕話劇

PDG

一、五、七、九、槍

作 者 李 士 魁
出版者 山東人民出版社
濟南經九路經有人
印刷者 山東省印刷廠
地址 經九路
發行所 山東省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經有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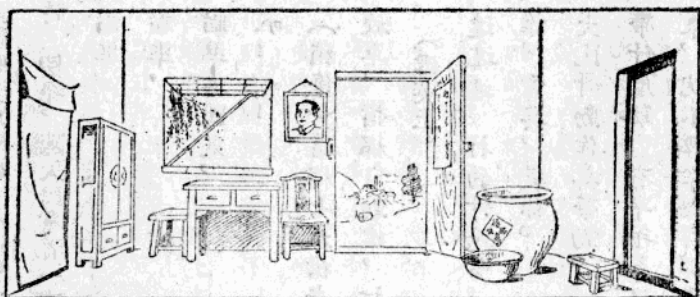
通俗文藝小叢書編輯例言

一 本叢書的讀者對象主要是工人、農民及農村中的區、鄉、村幹部。

二 本叢書的內容是以文學藝術的形式，反映山東人民羣衆，在過去革命戰爭中，在偉大祖國的建設中的英雄事蹟和勞動創造，反映新山東的社會新氣象。

三 本叢書按體裁的不同，共分四類，即：小說故事，劇本，唱本（包括快板、山東快書等），詩歌。

四 本叢書貫徹地方化、通俗化的方針，要求小說、故事、唱本、詩歌能夠使粗通文字的人看懂，不識字的聽懂；要求劇本能夠適合工廠、農村的業餘劇團上演。



本劇場景

孟憲鴻 董振江設計

時間 一九五二年秋
地點 山東省沿海某縣

人物 陳大民：二十歲，民兵。（民）

雪英：十八歲，大民的叔姊妹。（英）

陳大嬸：四十餘歲，大民之母。（嬸）

順生：三十餘歲，民兵小隊長。（生）

黃瑞堂：三十餘歲，被管制的地主分子。（黃）

鄉隊長：二十餘歲。（鄉）

公安員：四十餘歲。（公）

民兵甲乙丙丁若干人。

羣衆甲乙丙丁若干人。

景 陳大民的家裏。舞台正中有一大門通村外，舞台兩邊各一小門，一是陳大民的臥室，一是陳大嬸的臥室，台上有櫥櫃飯具等物，偏右有一水缸，下有一泥盆，大門左邊壁上懸着毛主席的畫像，右邊是漆黑的窗戶。這是一

個翻身後的家庭，一切都嶄新。

幕啓時 傍晚。陳大民拿着一支槍在瞄準，邊瞄邊咕噥。

民：瞄準，

瞄準，

瞄準美國鬼，

叭！叭！

（稍停）這棵七九槍老的光口啦，還「叭」個什麼勁。唉，什麼時候能當個解放军，揩棵自動槍，打起來達達達達，那就帶勁了！

（雪英上）

英：達達達！打的什麼呀？打中了沒有？

民：誰？雪英，是你。

英：大民哥動作真帶勁。（鼓掌）

民：帶什麼勁，有半年多沒擺弄它了，今日閒着沒事兒拿出來練習了一會。乍拿起來，就不像拿鋤桿那樣聽使喚。（將槍靠在水缸沿上）雪英，快坐下吧。昨天

晚上怎麼沒來玩？

英：昨天晚上開軍屬會，我媽媽沒空，要我去替她。今日上午來過一趟，你不在家。（從背後拿出手榴彈）給你。

民：誰的手榴彈？

英：連自己的武器都不認識啦；今天上午我來的時候，這裏一個人也沒有，桌上有一顆手榴彈，我怕叫壞人拿去，就把它裝進兜裏了。

民：（喜）幸虧上午你來了，若是隊長來了，我又要受批評哩！

英：大民哥，俺大孀呢？

民：到北坡搗穀子去了，快要回來啦。

英：你們民兵隊怎麼上午沒去晒公糧？我們去啦，日頭晒的真厲害！看，這衣服都被汗水濕透了。

民：我知道。原來是準備叫民兵去的，後來區武裝部王部長來啦，召集民兵開了個會，佈置了一個任務。

英：什麼任務？

民：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，他號召民兵在生產中要起火車頭作用，並要努力練武學文化，要做光榮的國防後備軍。

英：他還說什麼啦？

民：還……治安哪，防特哪……還是過去那些事唄，哦！還有，還要我們訂計劃。

英：你訂了沒有？

民：訂了。（從懷裏掏出計劃）在這裏。

英：給我看看。

民：寫的不好，歪歪斜斜，像蟹子爬的一樣，可別笑話。

英：（接過唸）我的計劃：第一，保衛地方治安；第二，保證在生產中起骨幹作用；第三，保證遵守民兵紀律。

民：怎麼樣？計劃好不好？

英：好是好，就是不詳細，光說做骨幹，究竟怎樣做法就沒有寫上。再說，每條都是保證……保證……

生：大民，今晚輪着咱們小隊集宿，趁集宿的機會，咱們開個小隊會，檢查檢查工作吧。秋天活挺多，人湊在一起不容易，趁這個空，咱們小隊訂立一個集體計劃。你的個人計劃，訂立了沒有？

英：人家可積極呢，早訂好了，你看！（將計劃給生）

民：順生哥，你看看有什麼意見提一提。

生：（看畢）訂的太簡單了，也還不全面。應該再添上一條保管武器的計劃。每次到區上開會的時候，上級都是千叮嚀萬囑咐的對咱說，要認真保管武器。上個月李大壯的子彈丟了兩粒，不是受到批評嗎？現時咱們小隊對武器保管的很不好，亂拿亂放成為一種風氣。咱們要努力來改正，每人都要作一番檢查。

英：大民哥更應該檢查，他的手榴彈……

（民暗使眼色，意思不要她說出）

（會意）他的手榴彈保管的還不錯，要檢查檢查槍保管的怎麼樣。

生：是啊，要檢查槍和手榴彈都保管的怎麼樣，這是個警惕性的問題，千萬要注意些！好，我走了。

英：順生哥，你要不忙，就再玩會吧，我……

生：不，我得走啦！剛才區上來通知，叫公安員馬上到區開會，我還想託他捎封信哩。

民：今天晚上集宿到時候我就去，再不用你跑腿了。（生下）

英：大民哥，你不好生保管武器，為什麼還不讓人家說？我看今天晚上你趁早檢討檢討吧。

民：檢討是檢討，可是這棵七九槍老的光口了，實在不愛擺弄它；將來上級發下好槍，這些槍還不是回爐的貨？

英：別看槍不好，地主特務可饒的眼紅哩！

民：特務？哪來那麼多的特務？這幾年我還沒有見過特務是個什麼模樣，就是有一個半個的，那麼巧就叫咱碰上。

英：照你這樣說法，那不是根本不用要武裝啦。我看你的警惕性太不高啦！

民：警惕性？你就知道個警惕性，再還知道個什麼性！

英：這一個性你都做不到，再加一個就把你難壞了。

民：我的警惕性怎麼不高？

英：（學民聲）「現下沒有特務，這幾年我還沒碰上一個啦」，這就叫高嗎？

民：我問你，你一年碰上幾個？

英：這就是要咱警惕麼，不警惕再碰上後悔就晚了！

民：你的嘴巧，我說不過你。

英：不是嘴巧，是實事，你看，咱村那些被門戶，哪一個還不得防備着點。

民：那些人都管制得好好的，再說現在也沒有那麼個傻瓜敢拿着雞蛋碰石頭，自找難看。你看黃瑞堂現在多老實，勞動也很積極，也很聽我的話，我叫他向東他不敢向西，叫他向南，他不敢向北。有一次，他在他的門口拾了一本書……：英：什麼書？

民：是……寫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書，區上王同志掉的。他拾起後就到我家來把書送給我，我表揚了他一頓，從此他時常到我家來。

英：他來幹什麼？

民：聽政治課唄！有一次，他沒報告村隊部就私自去趕集，叫我看見了，當時就訓

了他一頓叫他回家。以後他到這裏來，我又訓了他一頓，他認了罪；從此，再也不敢私自去趕集了。現在連他上山幹活兒，碰見我都告訴一聲他去幹的什麼活兒。

英：哼！別看他表面老實，肚子裏可不一定沒有彎彎腸子，誰不知他叫「黃水瘡」。

民：不會的，他現在很要求進步。

英：誰知道他拿的什麼主意，你也沒鑽到他心裏看看。

民：你知道什麼？

英：別那麼麻痺！

民：又是麻痺啦，動不動就扣大帽子。

英：我問你地主的土地分給窮人，他痛不痛？

民：這你就說錯啦，地主哪來的土地，他的土地還不是霸佔的窮人的？

英：窮人再把自己的土地鬥爭回來，他痛不痛？

民：痛是痛，可是他不敢怎麼樣，土地改革已經五六年啦，他要造反也就早反啦；

再說這幾年咱在朝鮮打的勝仗太多啦，現在沒有那麼個傻瓜蛋……

英：又是不敢拿着雞蛋碰石頭，是不？

民：算你能。

英：我不是跟你耍嘴，是說的正經事，你沒聽見上次開會區上說，在八區發生過特務打石頭的事嗎？

民：你說哪去啦，台灣還有蔣介石哩，八區隔咱這裏遠。

英：不用你不聽！你呀，早晚可要吃個虧。

（門輕輕地開了，黃瑞堂的禿頭，從門縫裏露出來）

英：誰？進來吧。

黃：是我，黃瑞堂。你兄妹兩個在這裏啦開呱啊？

（目光不時的注射着七九槍）

英：你來幹什麼？你找什麼？

黃：（一怔）我找什麼？我不找什麼。我時常到大民家來玩的，莊稼活幹完了，一個人在家裏怪悶的慌，到這裏聽大民講政治，一來改造思想，二來多得些知

識，聽一些勝利消息，心裏也快活快活。朝鮮現時打的怎麼樣？

英：朝鮮打的很好，志願軍又勝利啦，反動派永遠甬想再來了！知道了吧？

黃：知道知道！反動派完蛋了，再沒有它坐的天下了。

英：以後沒事你少串門子，老老實實的勞動！

黃：是，勞動，我今年的活幹的可真不錯，不論是自己的和軍屬的都比去年增加產量啦。我的心變啦，我的心是向着大家夥，無論給哪家軍屬幹活都拿着和自己的一樣。（民、英不語）你們見到我還有哪些缺點，多給我提呀，如今的社會不進步是不行了。

民：（上政治課似的）是啊，不進步不行了，現在是人民握着刀把，蔣介石和地主階級是注定完蛋了……今天誰進步誰就有前途。你也要老老實實的進步，不管你心裏願意不願意，都得老老實實的。蔣介石是坐不成天下了，你也別盼望他來……你再看看咱村裏的被門戶哪一個不想進步啊，哪一個不是老老實實的，哪一個還敢破壞？

黃：（點頭稱是）大民，你說到哪裏去了！我方才不是說過嗎？蔣介石他完蛋了！

誰還去惹事生非？我不去賺那個臭名。（找話說，向英）大妹妹，你的衣服怎麼濕的這個樣子，是不是……

英：誰是你的妹妹？怎麼擺起親戚輩來啦！你知道你是什麼人？要玩就老老實實的玩一會，不願玩就快走，再別來這一套！

（黃低頭無言可答。民用眼瞪雪英嫌她言語過分，於是拿起小板凳，放在黃面前，黃慢慢坐下，拿起煙袋吸煙，不時的用白眼斜視着英）

民：她去晒公糧啦，天熱，衣服被汗濕了。

黃：今天晒公糧怎麼沒叫我一聲？大民，以後再向鄉隊長說說，再有這個「當口」遞個信給我，我也要去參加。這就是多立一份功，早減輕一份罪嘛。（關切地）公糧是應該晒的，生了蟲子，就是國家的損失。可是今天的天氣不太好，熱得出奇，恐怕……

英：恐怕什麼？

黃：我又要多嘴了，恐怕傍晚要下雨的，西北天上已經上來了一塊雲彩哩！（改嘴）大概也不要緊，下不起來，放心吧。

民：就是下了雨，全村的人多，收拾也來得及。

黃：（試探地）人多，全村的人還能都去嗎？

（民、英皆不語，黃睨英一眼。英扭身走至門口，回頭）

英：大民哥，我回家看看去。（下，在窗後偷聽）

黃：全村的人若是都去的話，我也要回家準備準備，叫全家大小一齊去幫幫忙。

民：是不是叫你去咱可說不一定，可是我們……

黃：你們民兵一定要去啦！

民：可不是嗎？民兵不去還行！前幾天老自衛隊給軍屬割草，割了三四天也沒割完，以後民兵隊去啦，不到半天的工夫從山上到山下一大片草割了個乾乾淨淨。將來民兵的任務就更大啦！

黃：那就更光榮啦。

民：（興緻勃勃）那時候（指槍）像這樣的舊傢使，就不搯了，要搯自動機器槍。我現在搯着這枝槍就不得勁！

黃：可不是，像這種槍，扔在大道口上也沒人檢。

民：沒人檢？你這是胡說！地主特務想還想不到哩！

黃：（放肆地）哪有那麼多的事。我還是那句話，現在誰還不想進步哇？

民：不進步也不行啊……（順手拿過槍，拉開槍栓）我都忘了裝上子彈啦！（拉開小抽屜，拿出一排子彈，放進槍膛，又退出來）啊！還有臭火哩！

英：（急上）哎喲，天什麼時候了，黃瑞堂，你還在這玩？大民哥，你坡裏就沒有活幹了嗎？

黃：（立起）大民對我的教育真不小啊，民兵上都能像大民這樣，全村就沒有落後的人了。我一定進步，進步。（下）

英：你回來（黃回）你要知道你是被管制的人！告訴你，你可要老老實實的，再不准到處亂走！（黃下，英向外）真不要臉，倒擺起親戚輩來啦！喂！你向哪裏走哇？別吓壞了俺的小牛！

民：你回家了嗎？

英：嗯，回家啦。

民：你怎麼回來的這麼快呀？

英：你剛才在他面前弄了些什麼？

民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英：他是什麼人？

民：地主分子，被管制的。

英：民兵隊上讓你和他說話？

民：不但讓說，還叫多說，主要是教育他，只要不和他一個心眼就行。

英：你可得警惕着點。

民：又是警惕警惕，你得了警惕病了？

英：你剛才洩露了秘密，你知不知道？

民：（驚疑）洩露秘密？誰說的？

英：又是槍舊了，等着揩好槍啦，又讓他知道，子彈在抽屜裏啦……

民：啊！將來揩好槍我是說了，子彈在抽屜裏我可沒有告訴他呀！

英：這還要你告訴，你太傻了！